

最受你喜爱的
200篇|散文



Backpack 李继勇◎主编
Ful of Wisdom

像《读者》一样隽永优美、视野开阔
如《青年文摘》般纯净朴实，见解深刻

《智慧背囊》在肩，人生受益无限！
《智慧背囊》在手，启迪智慧不愁！

智慧背囊

5A
畅销版
华语美文
最佳读本

延边大学出版社

最受你喜爱的 200篇|散文



*Backpack
Full of Wisdom*

像《读者》一样隽永优美、视野开阔 如《青年文摘》般纯净朴实,见解深刻

李继勇◎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受你喜爱的200篇散文 / 李继勇主编.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634-4577-6

I. ①最…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5151号

Backpack Full of Wisdom | 200 篇散文
最受你喜爱的

责任编辑: 崔 军

出 版: 延边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105号

邮 编: 133002

发 行: 北京书香文雅图书文化有限公司总发行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耀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前言·序言

本系列丛书包含有亲情故事、友情故事、情感故事、心灵鸡汤、哲理故事、成长故事等，囊括青少年成长阶段所必然经历的各个历程，从生活到学习，从内心到情感。

当代著名教育家朱永新说过：“一个喜爱读书的人，其视野必然开阔，其志向必然高远，其追求必然执着。”

一个人学习知识、拥有学问并不困难，难的是要学会掌控自己的情绪，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从而适应现代社会，在现实中体现自身价值，迈向成功。为了弥补青少年在人生智慧教育方面的不足，我们编写了这套丛书，帮助青少年汲取人生智慧，增加生活经验，以平和的心态走向幸福的人生。

本书《最受你喜爱的200篇散文》囊括了国内外众多名家的经典之作，选文文笔优美，文章的行文和遣词造句都非常具有代表性。面对当今纷扰而浮躁的世界，欣赏优美的散文可以让青少年的修养有一定的提高。阅读本书可以让青少年感悟到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

本书精心汇编整理了最近10年最强的智慧佳作，排版精美，样式新颖，图文并茂，首创寓教于乐的立体模式。让你阅读起来有感有悟，读得越多，悟得越透。打开本书去阅读，感悟书中的故事、书中的哲理吧！

目录

Backpack
Full of Wisdom

最受你喜爱的200篇散文



第2章

生活·游记

Shenghuo Youji

71	70	69	66	64	62	60	57	55	54	52	50	46	44	42
……	……	……	……	……	……	……	……	……	……	……	……	……	……	……
归零	借钱	养花	甲子谈鼠	对理想的思索	雷雨前	给青年朋友们	傅雷家书	春天的声音	感恩之心	多好啊！活得很美	把一切交给时间	丑石	再加两个苹果	鸽子的漫步

像《读者》一样隽永优美、视野开阔 如《青年文摘》般纯净朴实，见解深刻

第4章

轶事·心田

Yishi Xintian

辣椒	命运的倾诉	春天的话语	错出一段美丽	吃的悲哀	我的戒烟	初恋萨拉	河，就是海	多雨的南方	六十三街	落叶	渐	心灵速写	风格散记	哀的渐进	窗前的青春
……	……	……	……	……	……	……	……	……	……	……	……	……	……	……	……
151	149	147	145	142	139	138	133	131	129	128	125	121	118	117	114



第1章

人物·景物

Renwu Jingwu

40	……	海光	17	……	记金华的两个岩洞
36	……	海边销魂记	20	……	五峰游记
33	……	芦沟晓月	22	……	杂感
32	……	春	24	……	朴朗吟教授
29	……	菊子	25	……	西溪的晴雨
27	……	青纱帐	12	……	忆刘半农君
11	……	秋夜	9	……	徽州古道上
8	……	枯叶蝴蝶	16	……	雪
14	……	钢铁假山	16	……	雪

第3章

情趣·感悟

Qingqu Ganwu

112	……	当你单相思的时候	73	……	种一片太阳花
109	……	纯真好	75	……	谈生命
106	……	到哪儿去找高仓健	77	……	我的四季
103	……	长夜如歌	79	……	快乐的死亡
99	……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80	……	稀客
98	……	抱着生命过海洋	83	……	五味
97	……	别出心裁的“惩罚”	86	……	一个少年的笔记
94	……	人的启示	89	……	序曲

第1章
*Backpack
Fuil of Wisdom*
人物·景物
Renwu Jingwu



人生是一场旅行，总是从一个地方不停地到另一个地方，而
在旅途中欣赏过的美景，拥有或短暂拥有过的那些，最终或消逝、
或亘古……



▶ 枯叶蝴蝶

徐迟

峨眉山下，伏虎寺旁，有一种蝴蝶，比最美丽的蝴蝶可能还要美丽些，是峨眉山最珍贵的特产之一。

当它合起两片翅膀的时候，像生长在树枝上的一张干枯了的树叶，谁也不去注意它，谁也不会瞧它一眼。

它收敛了它的花纹、图案，隐藏了它的粉墨、彩色，逸出了繁华的花丛，停止了它翱翔的姿态，变成了一张憔悴的、干枯了的，甚至不是枯黄的，而是枯槁的，如同死灰颜色的枯叶。

它这样伪装，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是它还是逃不脱被捕捉的命运。不仅因为它的美丽，更因为它那用来隐蔽它的美丽的枯槁与憔悴。

它以为它这样做可以保护自己，殊不知它这样做更教人去搜捕它。有一种生物比它还聪明，这种生物的特技之一是装假作伪，因此装假作伪这种行径是瞒不过这种生物——人的。

人把它捕捉，将它制成标本，作为一种商品去出售，价钱越来越高。最后几乎把它捕捉得再也没有了，这一生物品种快要绝种了。

到这时候，国家才下令禁止捕捉枯叶蝶。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国家的禁止更增加了它的身价。枯叶蝶真是因此而要绝对地绝灭了。

我们既然有一对美丽的和真理的翅膀，我们永远也不愿意阖上它们。做什么要装模作样，化为一只枯叶蝶，最后也还是被售，反而不如那翅膀两面都光彩夺目的蝴蝶到处飞翔，被捕捉而又生生不息。

我要我的翅膀两面都光彩夺目。

我愿这自然界的一切都显出它们的真相。



▶ 徽州古道上

吴泰昌

傍晚必须赶到屯溪。主人刚沏的新茶喝了二道，还那么青绿，就不得不停杯起程了。皖南晴雨不定，早上还是大晴天，这会儿却变脸，下起雨来。离开家乡近三十年了，北方的干燥却不曾使我忘掉家乡的雨丝。中学时，每当春秋远足郊游，最怕的就是阴雨天，晚上睡觉也不踏实，担心屋檐的滴答声。那时我尚未尝过失眠的滋味，一觉睡到天亮。心里有事，四五更时会自然醒来，揉着惺松的眼睛到天井里去仰望太空。多少次登太白楼、爬翠螺山的兴致，全被这讨厌的雨丝抹掉了。

早起听广播，说江面有六七级大风。多年不曾有过的怕雨的心情又潜上心头。昨天与那沙同志约好，上午他从合肥到芜湖，我跟他的车一道去屯溪，我们要参加的座谈会明天开始。这么大的风，轮渡能照常开吗？二十年前有次我从裕溪口过江，赶上大风，轮渡停摆，只好伫立江边，眼望长江浪涛中点点风帆颠簸远去，恨不得一脚跨过江南，去亲吻那令人依恋的青山绿水。现在可不同了，这点风算什么？十时半那沙同志准时过江了。我们从芜湖出发时，漫天的急雨突然驻脚，天空明亮起来，将这座江城涤净一新。

我平日自称是皖南人，不说黄山，连皖南山区还未去过。那沙同志是广东人，在安徽工作多年，皖南山道跑熟了。沿途稍大一点的集镇，多半能说出它们的名字，有时还能长长短短谈些有关的风土人情的趣话。

中午到了宣城，李白的足迹到过这里，光凭这点，就使这座古城遐迩闻名。友人请我们尝新，泡了本地出产的敬亭碧雪。据说，这茶近年很为中外茶客称道，颇有与皖南名茶太平猴魁、黄山毛峰争势的劲头。我从小随大人养成喝茶的习惯，现在每天至少要喝二杯。说实话，无非是驴饮，哪里知道喝茶还有许多讲究：什么粗茶细喝，细茶粗喝，好茶的水冲出来是清的，次茶的水冲出来是浑的。我端起自带的茶杯（玻璃罐头瓶），茶水明净，透过浮动的新芽嫩叶，能清晰地看到坐在我对面的一位老人。他是我三十年前的语文教师，现在这里的一所中学教书。

这是我今天在途中最意外的收获了。年岁渐渐增大，有时出其不意地在他乡会遇上故人，哪怕交谈几句，情感也会被少年往事所牵动。今天不一样。他是熏陶我爱好文学的启蒙老师。1954年大水退潮之后，他被调到江北工作。远行时，我们一群十六七岁的伙伴，曾在两岸葱绿的长堤上送别过他。1957年他因发表一篇文章遭受厄运多年，曾被放逐经县老家务农。据说自学行医，成了附近一带有名气的郎中。直到前两年才彻底平反，重返教育岗位。我细细端详他，虽然苍老了，却依旧那么干瘦，有精神。当问起他的近况时，他习惯地做了一个我异常熟悉的手势，说：“现在还好。”至于其他原该探问的一切，我都不敢去触动它。我尊敬地递给他一支香烟，他随手接过，我划亮了火柴……

在我的记忆里，他是吸烟的，烟瘾还不小呢！解放初期流行一种简装硬盒烟，一盒五十支，没有牌子，比较便宜。他的书桌上常常摊开了这样盒子的烟。有次他为北京一家杂志写稿，大概是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评吧。见我进门，放下笔，习惯地伸手摸烟，才发觉烟抽完了。我连走带跑替他上街买了几盒回来。此情此景，仿佛还在眼前。现在，我见他吸烟的神态还是老样子，不禁微笑了。他见我点烟，也笑着说：“你头发虽白了几根，样子没大变，在街上还能认出。”我问起当年的一些老师，他说多年没联系了，听说多半在皖南各县。

短促的停留，我们又继续赶路了。雨越下越大，夹有冰雹，汽车以一小时八九十公里的速度疾驶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目的地快到了，远近星散着黑瓦白墙的小楼房。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正行进在徽州古道上。



秋夜

鲁迅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被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垂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眨着鬼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

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致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眨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叮叮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叮叮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鲁迅

忆刘半农君

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

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子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鑽信“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地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地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写稿，但是去看旧报去，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他回来时，我才知道

他在外国抄古书，后来也要标点《何典》，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也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一回关于《语丝》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

近几年，半农渐渐地据了要津，我也渐渐地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密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地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不过，半农的忠厚，还是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夏巧尊

钢铁假山

案头有一座钢铁的假山，得之不费一钱，可是在我室内的器物里面，要算是最有重要意味的东西。

它的成为假山，原由于我的利用，本身只是一块粗糙的钢铁片，非但不是

什么“吉金乐石”，说出来一定会叫人发指，是一·二八之役日人所掷的炸弹的裂块。

这已是三年前的事了。日军才退出，我到江湾立达学园去视察被害的实况，在满目凄怆的环境中徘徊了几小时，归途拾得这片钢铁回来。这种钢铁片，据说就是炸弹的裂块，有大有小，那时在立达学园附近触目皆是。我所拾的只是小小的一块，阔约六寸，高约三寸，厚约二寸，重约一斤。一面还大体保存着圆筒式的弧形，从弧线的圆度推测，原来的直径应有一尺光景，不知是多少磅重的炸弹了。另一面是破裂面，嶙削凹凸，有些部分像峭壁，有些部分像危岩，锋棱锐利得同刀口一样。

江湾一带曾因战事炸毁过许多房子，炸杀过许多人。仅就立达学园一处说，校舍被毁的过半数。那次我去时，瓦砾场上还见到未被收殓的死尸。这小小的一块炸弹裂片，当然参与过残暴的工作，和刽子手所用的刀一样，有着血腥气的。论到证据的性质，这确是“铁证”了。

我把这铁证放在案头上作种种的联想，因为锋棱又锐利摆不平稳，每一转动，桌上就起磨损的痕迹。最初就想配了架子当做假山来摆，继而觉得把惨痛的历史的证物变装为古董性的东西，是不应该的。古代传下来的古董品中，有许多原是历史的遗迹，可是一经穿上了古董的衣服就减少了历史的刺激性，只当做古董品被人玩耍了。

这块粗糙的钢铁不久就被我从案头收起，藏在别处，忆起时才取出来看。新近搬家整理物件时被家人弃置在杂屑篓里，找寻了许久才发现。为永久保藏起见，颇费过些思量。摆在案头吧，不平稳，而且要擦伤桌面。藏在衣箱里吧，怕铁锈沾惹坏衣服，并且拿取也不便。想来想去，还是去配了架子当做假山来摆在案头好。于是就托人到城隍庙一带红木铺去配了架子。

现在，这块钢铁片已安放在小小的红木架上，当做假山摆在我的案头了。时间经过三年之久，全体盖满了黄褐色的铁锈，凹入处锈得更浓。碎裂的整块的，像沈石田的峭壁，细杂的一部分像黄子久的皴法，峰冈起伏的轮廓有些像倪雲林。客人初见到这座假山，都称赞它有画意，问我从什么地方获得。家里的人对它也重视起来，不会再投入杂屑篓里去了。

这块钢铁片现在总算已得到了一个处置和保存的方法了，可是同时却不幸